

Hei Shuo Dang

黑手党

Hei Shuo Dang

(美) 莱斯利·沃勒

Hei Shuo Dang

吉林 大学 出版社

(美) 莱斯利·沃勒

黑手党

王讲林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外国文学名著精品收藏 文景治主编—长春吉林大
学出版社 2004.12 ISBN7-5601-2869-6

I 外… II 文… III 外国名著—收藏 IV.1.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01256 号

外国文学名著精品收藏

主 编：文景治

责任编辑：赵广宇

责任校对：赵广宇

出 版：吉林大学出版社

发 行：吉林大学出版社

印 刷：湖北省公安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版 次：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5601-2869-6/H·211

定 价：1480 元

六 月

第一章

恐惧最后还是来临了。星期六。

查理清楚,完美的世界里应该是没有恐惧的。他一直生活在一帆风顺中,真正的恐惧在他面前向来都显得奴颜媚骨。恐惧只会袭击那些在命运面前畏缩不前而又没有庇荫之人。然而尽管他的特权地位是那么根深蒂固,轮到他面对黑色星期六的时候,也变得不知所措,束手无策了。

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空气清新的六月的早晨,在华尔街上—百多层的世界贸易中心的两个塔楼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从拉瓜迪亚机场和肯尼迪国际机场起飞的飞机。旁边还有一幢耸入云霄的建筑——里奇兰大厦,它比世界贸易中心还要高三十层。从这里只有一个人向外眺望,那就是查理·理查兹。今天,他感到往哪儿都能看……

恐惧怎么可能降临到这儿呢?这里可是世界之巅。这些年来,他每天都兢兢业业,为的就是能够独自站在这里。他能有今天,家族的特权发挥过作用,这个家族为了权势无所不为。他现在的美满生活固然与他的家族有关,但查理认为自己现在的地位主要还是靠的自我奋斗。查理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学者式人物,成功通常属于那些爱出风头的美国骄子们,但他却成了最高成就的化身。

这位“天之骄子”就这么孤芳自赏地开始了一天的生活。此时他已经刮完了脸,穿好了衣服。这里惟一让他不顺心的是这套豪华公寓(也可以称作办公室)。这让所有人都跟红的豪华公寓,对他来说,凉飕飕、阴森森的,正所谓“高处不胜寒”。这儿本不是居家公寓,而只应该是个高高在上的城堡,但自从他与妻子分居后,就将这儿当成了家。

查理对着镜子审视了一番自己的穿着打扮。楼下不远处,一辆警车呜呜地开过。他已经太习惯于他的情人阿普里尔·佳尼特帮他进行打扮,她总喜欢抚摸他的深棕色鬃发,而他这时还站在镜子面前,和往常一样仍习惯地等待着她的抚摸。

是佳尼特让他找到了一个全新的自我,对查理来说,这样不亚于摆脱自己的家族,这样的前景真是让人目眩。昨天晚上他已经向摆脱家族的枷锁迈出了第一步。

不过这只能算是临时举措,现在他仍属于这个庞大的家族。这不,今天上午他得去康涅狄格州,中午又得回到里奇兰大厦参加婚礼招待会。他很想邀请佳尼特,但就在昨晚,她又成了他和齐奥·伊塔洛争论的焦点。

当查理在齐奥·伊塔洛面前谈到他的这些新想法时,齐奥最温和的反应便是“这些肮脏的点子一定是佳尼特灌输给你的吧”。老家伙的话到现在还让他难受。

没关系。有朝一日他会向老家伙摊牌的,到那时候,齐奥就会明白这一切都

是他精心策划，悄然进行的。对查理来说，只要有勇气，他就能坚持下去，只要有一种狂热的追求，他就能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一种脱离里奇家族、没有束缚的自由自在的生活。

当然，与他们的血缘关系却是永远也改变不了的。

查理·理查兹闷闷不乐地叹了口气。渴望自由已经在他的内心深处中扎了根。这粒自由的种子是佳尼特给他植下的，但还未在他的胆量中生根，他已太习惯于那种养尊处优的日子，对此一时还不愿割舍。

今天，是星期六，是康涅狄格州参议员能会见杰特技术跨国公司(J-TI)董事会的惟一时间。最近，公司谋得了一份国防部的导弹改装合同。谣传这份合同的数目不算大，只有十一亿美元，但全新伦敦城都能嗅出合同远不止这个数字。

作为杰特跨国技术公司的财务主管，他得像参议员一样到场，向他要贷款。报界将他的名字误写成里奇兰，这个错误可以原谅，因为里奇兰控股公司是杰特公司最大的股东。

他乘快速电梯来到里奇兰大厦的地下停车场。他的司机皮诺驾驶着凯迪拉克牌的加长轿车缓缓穿过人烟稀少的金融区，来到了科恩提斯码头。皮诺和查理年龄相仿，还不到五十岁，他是查理的远房堂弟。南大街上的小公园里阳光灿烂，使翠绿色的树木显得有些暗淡。他们缓慢地穿过南大街，向直升飞机机场驶去，查理在车窗里可以看到韦尔特奥小型直升飞机的螺旋桨在不停地旋转着。

突然，一辆尼桑牌小型货车以时速至少六十英里的速度迎面向他们疾速驶来，货车撞进了轿车的驾驶室，离查理的头部左侧相距只有一码。豪华轿车猛地向一边歪去。

玻璃碎片如浪花一样四处溅散。强烈的惯力使查理的身体受到了剧烈的震荡。他看到调头逃跑的尼桑货车车头护有工字钢，肇事者向南飞速逃逸去，车尾被震裂的散热器喷出一股青烟。

“皮诺！你没事吧？”

皮诺一声不吭。他浑身尽是破碎的钢化玻璃片，脖子上血流如注，这是里奇家族的血。

查理觉得眼前一阵发黑，昏了过去。这种感觉非常奇特，也可以说是很愉快。他虽然双目紧闭，但仍然感到周围所发生的一切。救护车呼啸着向出事现场驶来。救护人员将皮诺安放在担架上，推到救护车上，救护车又呼啸而去。查理很不情愿地睁开双眼睛，他仍在回想着那种失去知觉的自由感受，而不愿回到现实中来。

不知是谁给他端来一纸杯咖啡。一阵难以言状的兴奋的战栗感使他的手颤抖着，杯中的咖啡都起了涟漪。他抿了一口，想了想，又抿了一口。

看来肇事者只是想警告查理·理查兹，而并不是想除掉他，否则，车里的人完全有机会向他开枪射击，而且事故发生在远离他那“鹰巢”的地方。

几年来，自从他盖起里奇兰大厦并占据了大厦的顶层。查理就一直生活在这

种等级分明的圈子里边。在他的下面是那些为生存而挣扎的小人物；在他的上面，则是生活的主宰者。

甚至此时，受惊后神志错乱的查理仍在为自己的地位沾沾自喜。机场上的工作人员非对他常热情，里奇兰控股公司是他们最大的客户。他们坚持派一名护士检查他的伤势。“卡迪拉克，”护士说道，“是真正的超级名牌轿车。”她抚摸着他的手，向他深深一笑，这笑容似乎想要告诉他，“你让我做什么都能成。”

查理的思绪处于一片混乱。他想到了皮诺，想到了那辆尼桑小型货车，想到了再有一码的距离，他也将一命呜呼。他们的意图很明确：你可以安然无恙的躲在一百三十层的摩天大楼里，理查兹，但到了地面上，你充其量只是一具僵尸。他们受雇于谁？这人让他们做什么？得让这个混蛋瞧瞧，他尽可以在他自己的“巢穴”里过日子，但我们什么时候都可以送他上西天。

查理给他的小堂亲凯里·里奇打了个电话，要他保证有人在照顾皮诺，并让他派人查询那辆肇事逃逸的小型尼桑货车。

“如果那辆尼桑货车是从布鲁克林炮台隧道逃走的话，”凯里若有所思地说，“现在他们恐怕已经把车拆了，此刻正在进行改装呢。”

在新伦敦，查理在许多应酬酒会上总是魂不守舍。他不断地问自己，他们制造车祸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但尽管如此，他仍没有丝毫的恐惧感，倒是开始感到愤怒了。是有谁觉得他的事业做得太大了？还是有人想提醒他所有的人都是长满蛆虫的臭肉，他也不能例外？难道车祸才是他们理智的联络手段？难道他将来就生活在这些人当中？

在返程的直升机上，他总算从这场虚惊中缓过神来。尽管韦尔特奥小型直升机引擎声轰鸣，但这并不影响他打个盹。也许昨晚受到了齐奥·伊塔洛的奚落，今天上午又碰上车祸，使他不能不想起他叔叔。

他并不是第一次做这个梦了。他梦见和叔叔坐在餐桌旁边，伊塔洛用餐巾拍打着面前的盘子，雪白的餐巾变成了血红色，就如面条浸泡在贝夏梅尔调味卤汁中一样。梦幻中，警笛在呻吟着。齐奥露出锋利的牙齿，脸上堆着他特有的几近破碎的笑容。“教授，喝吧！吃吧！”他用他那种沙哑而低沉的声音说。查理发现，这种半生不熟的“卤面”居然是大街上人们称之为“本斯”的一百元钞票，因为那上面印着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头像。“喝吧！吃吧！”他又说了一遍，像牧师为了耶稣基督进贡圣餐一样。这“钞票”尝起来有一股浓浓的刺鼻的血腥味儿。查理开始作呕，接着张口吐出了咬碎了的“本斯”来。

查理是天才，是学者，是他使得他们的资金流转合法化，但他这一辈子都在被迫吃着这种饭。他获得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他的经营手段使里奇兰控股公司一跃成为全美十大集团公司之一。那正是伊塔洛戏称他为教授的时候。

然而，佳尼特的一个问题使得这所有的一切变得毫无意义。佳尼特温柔而坚定地问他：“你想怎么度过这一生？是帮助齐奥·伊塔洛掠夺这个世界，还是用你的那一套瞒汇报税的手段为他洗黑钱？”她的言下之意就是：哪个傻瓜拥有这么多

资金都能干出这番事业来。这使得哪些认为查理是天才的人都大错特错：教授的头衔更显得他只不过是个徒有外表的冒牌货。他在别人面前只不过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普通人。

噩梦初醒，查理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屈辱。他开始大彻大悟了，他为自己对齐奥·伊塔洛奴颜婢膝的行为感到震惊。查理感到十分羞愧，如此简单的一面镜子竟能彻底地反映出他卑贱生活的丑陋本质。

查理站在高高的里奇兰大厦的塔楼里，又一次想起了经常做的这个梦。他明白，昨晚他在他叔叔面前表现得太文雅，也太礼貌了。他应该将他的计划书拿到桌面上：“接受不接受，随你的便，反正我决心已定。”

他给皮诺所在的医院打了个电话。他呼吸有些急促，在一百三十层高的高楼上，大气层似乎稀薄得有些缺氧，也许是曼哈顿的空气污染太严重了，甚至现在，两辆警车鸣叫着交叉而过，听起来也像两条发生不和的丧家之犬一样。

“皮诺，”他不断地重复着，“皮诺·里奇。是今天上午送来的。”

接着他又气喘吁吁地给凯里打电话，然后想起凯里去圣帕特教堂参加婚礼。查理开始给佳尼特打电话。此刻他意识到他内心深处的骚动有个名字。楼下又响起了警笛的鸣叫声，像荡妇的淫叫。他感到五脏六腑都在翻腾。

这就叫做恐惧。他不能让佳尼特为他担忧。

他紧紧抓住电话，手开始颤抖。不是像早晨那种受惊后的哆嗦，而是幅度很大的抖动，搁电话时甚至发出响声。他本人从未感受过恐惧的味道，只看到过别人恐惧时的模样。当有人在离你一码之遥想要杀你的时候，当有人想警告你，而你却摸不着头脑的时候，你就能体验到什么是恐惧了。

真正的警告总是直截了当，你会听到这么一句：“别再自讨苦吃。”但是，以恐吓为目的的进攻总是分为两部，先是让你受恐惧的煎熬，然后才发出最后通牒。

婚礼招待会计划中午在这儿举行。此前，由福莱红衣主教在圣帕特里克大教堂为婚礼主持弥撒，然后由劳斯莱斯、戴姆勒和凯迪拉克组成的豪华车队从教堂出发向南迂行五十个街区，穿过星期六寂静的街道。

查理只有几分钟时间换衣服。但首先他要不让自己的手发抖。他有必要将发生车祸的事告诉齐奥，只有他心里明白其中的奥秘，想到这里，他感到自己真是没用。

就在昨晚，他们还讨论查理的初步构想，查理认为应该将合法的里奇兰金融业务与其他企业分割开来经营。会不会是这个想法给他引来杀身之祸吗？什么样的人会把利益和权力看得如此之重，竟然视死亡为讨价还价的筹码？

查理目不转睛向哈德逊河的西岸看去。透过清新的空气，他可以看到离此六十英里的拉玛坡山脉和凯茨基尔山脉冷峻崎岖的山峰，它们使他想起了齐奥·伊塔洛无情的嘴脸。

他将如何向佳尼特解释这个家族邪恶的一面？在这儿，血统除了代表将要流

的鲜血外什么也不是。佳尼特一心要帮助查理，查理也决心要帮助她。

查理在脑海中仔细地描绘了一下他的叔叔。他在格林威治村的多米尼克大街上有一个小小的“避风港”：圣真纳罗社交俱乐部。这儿，齐奥·伊塔洛没有豪华轿车，这儿也听不到警笛声。只有三名保镖和一辆很旧的老式布维克牌轿车，在前面几码处，一辆护卫车为他们开道。他是一个老牌的黑手党头目，这里没有报道他的头版头条新闻，也没有奢侈的随从人员。但只要一看到他那双黑色的眼睛，你就能明白，他是一个生活非常严肃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让他了解肇事逃逸事件的内幕，也只有他才能对那种血淋淋的场面有所预测。

要想获得这位权威人物对事态的分析，查理知道自己还得吞咽齐奥·伊塔洛赐给他的浸着血的“本斯”，反正他已经咽了二十年。他得继续为他掠夺世界，为他不择手段地积累财富。这样的生活不是一直过得挺悠闲吗？他还能享受家族的特权，嘴，多好的前途！

在查理的头顶上，一架莱恩克斯小型直升机环绕着里奇兰大厦轻捷地来回飞翔。查理能看见飞机里坐着的两个人。一定是雇来的帮手。担当警戒的工作应该让有血缘关系的亲戚来做，但这时所有的亲戚都去婚礼招待会上做客了。

换完衣服后，查理在镜子里看了看自己。他快到五十岁了，但看上去就像三十来岁的人，仍然是一头浓发，个子修长。他不需要带眼镜，所以讨厌别人叫他的那个绰号“教授”。他长着一双蓝色的眼睛，一头金发，这副标准的盎格鲁-萨克逊长相与他的教名卡尔罗·安东尼奥·里奇从来也不般配。

然而，在一千多年以前，诺曼人去征服英国时，一路烧杀抢掠，奸淫妇女，在西西里和卡拉布里亚留下了许多蓝眼睛的混血儿。查理的两个女儿也是这副相貌。理查兹这个姓是他在哈佛念书时自己取的，毫无疑问，这与他那“诺曼人”的相貌也更相配。欺骗，难道不是吗？可是，里奇兰控股公司本身也是欺骗。

“欺骗不是罪恶。”当查理的侄子凯里启动里奇兰管理人员培训计划时，查理曾向他解释过这句话的含义。“每个投资人都应该让自己了解这一点。这是第一法则。见鬼，也是惟一法则。”

“查理大叔，”凯里打断了他的话，“这不应该只是一条法则。它是资本主义的信仰。”

可是，见鬼，欺骗是罪恶。佳尼特说得对：如果你使里奇家族的非法资金流动起来，傻瓜也能缔造一个强大的帝国！

查理经常设想与家族分道扬镳的情景。到那时候，他将证明他真正与齐奥的资金分割开来是多么的明智。他可以将属于他的大量资金投入佳尼特所从事的环保工作中。他第一次不再索取；而在过去，他却总是从别人那里索取。他将第一次为这个世界做点贡献。

去贡献他为自己人所窃取的财富？家族上下都会认为这件事是不可思议。他们看来是“可思议”的东西才真正十分可笑。查理的妻子是个有名的交际花，一直给他戴绿帽子。当他和她分居时，家族认为一起残暴的西西里式的谋杀是可以

理解的，而好聚好散的分手却显得那么不可思议的。

莱恩克斯直升机在一股暖流中上下摆动，它再次引起了查理的注意。它挥舞着短剑一样的螺旋桨，像一只蜂鸟在曼哈顿上空的上升气流中上下跳跃、颠簸。这对婚礼产生了巨大的噪音骚扰。

查理上身是灰色的高领晨服，下身是条纹西裤，这一身很令人瞩目。他阔步走过摆满冷餐的长桌和四个酒柜，径直来到了一间宽敞的房间里。一会儿客人们就要到了，但在这儿他们看不到他。

这里挺凉快。查理在阴暗中慢慢地看到了计算机终端设备和信息储存柜。他打开双向接受器，“大厦呼叫莱恩克斯直升机，取消直升机巡逻。你们听到没有？”

透过三层玻璃窗，查理看到直升机侧身向西飞去。“遵命，先生。取消飞行巡逻。”

查理关掉接受器，突然听到身后的关门声。他迅速转过身去，看到了伊塔洛叔叔那深橄榄绿色的眼睛。伊塔洛是他父亲的兄弟，里奇家原来有四个儿子，他是惟一没有成家的，因为他已经僭取了家族的领导权。

伊塔洛比他的侄子矮一头，狭长的脸上嵌着一对深深的眼窝，他剃着光头，活像一个具有特殊审美品味的中世纪修道院院长，让人感到深不可测。一身晨服和白色的领带并没有驱除依附在伊塔洛身上的古风。

“取消直升机巡逻？你的脑袋需要好好洗洗。”

查理差点儿发作，就差说出过激的话来。这个多管闲事的老头——“它看上去随时都像要坠毁。”

老头想了想，然后点了点头，似乎断言耶稣的肉体会变成葡萄酒和饼，“我不希望这样。”

“新娘也不愿这样。”查理盯他看了看，觉得开个玩笑会使气氛轻松一下。“现在我看清楚你了，好像在主持西班牙宗教法庭。飞机坠毁要处以什么酷刑？”

伊塔洛的笑声像是玻璃打碎了。“处以火刑。”为缓和气氛他也开了一个玩笑。透过三层玻璃窗，可以看到新泽西崎岖的山峰上空乌云开始聚积。“瞧着这景色，查理。是多么的壮观！”

他身上总潜藏一种令人畏惧的震撼力，哪怕没有昨晚的争吵。他们一身世纪之交时期的装束，默默地在处理信息的计算机发出的细微声响中站着。现在曼哈顿是中午，而伦敦和巴塞是傍晚，悉尼为早晨，在新加坡和香港还在星期五。全球各个地区分布着二百多个里奇兰证券公司的分部，它们随时会咨询这儿的总数数据库。

双向接受器的指示灯在闪烁，查理手持话筒：“这里是大厦指挥台。”

“我们是楼下警卫，客人们将陆续到达。”查理陪他叔叔走出机房，随手关上门。

“来两杯香槟，”他对酒保说。酒保给他们斟满两只笛形高脚玻璃杯。查理举

起酒杯。“齐奥”，他一本正经地对他说，“一旦您想通了，就会明白我们的未来一定会按照我昨晚对您所说的那样去发展。您也许开始会不愿意这样做。但您很明智，会改变看法的。”

伊塔洛眨了眨那双黑色的眼睛。他也举起酒杯，“干杯！”

恐惧似乎已经消失。查理长长地吸了一口气，空气是甘甜的。这位诺曼十字军战士正在通向圣土的途中，他已经乞求过他僧侣模样的叔叔的护佑，尽管他喜欢将反对自己的异己分子送上火刑架。齐奥还未对他承诺过那种护佑，但也没有因出于报复而降罪于他。

也许齐奥也有他的烦恼和恐惧。一个人如果总是生活在暴力、敲诈和死亡的日子中，那么他就有可能处在四面楚歌的危险之中。

一名男佣在他们身后轻轻地咳嗽了一声。他递给齐奥一部无线电话。“什么？”伊塔洛在接过电话听着，脸上的表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眉头皱成一团，像刀尖一样。“太糟糕了。那么还有一位呢？”他点点头，“马上赶来。”他将电话递给了男佣。伊塔洛朝查理的脸上先是觑了两眼，然后盯着查理的眼睛。他做出一副悲伤的样子，说：“皮诺在去医院的途中死了。”

两人深深地注视着对方，好像在与死者做最后的诀别。他们中间似乎在传递着超感信息，这种信息不总是存在，有点叫人琢磨不透。是谁干的呢？查理暗自问自己。难道是谁想要警告他升得太快了？

是权力，这种权力全然无视那些活着的人们，这是齐奥的答案。此刻查理感到心中一阵怒火在燃烧，这股怒气来自他面前的这位叔叔，他的盟友，他的同谋。难道会是他为了修理自己的亲侄儿雇人制造车祸？

“那么还有一位呢？”查理知道他说漏嘴了。在齐奥·伊塔洛面前谁也不敢这么放肆。管他呢！一不做二不休，查理又重复了伊塔洛问的那句话。

“教授，什么还有一位？”齐奥问道。他举起手中的香槟。查理也举起了杯子。

一颗子弹不知从什么地方射了过来，几乎不带什么响动，最多不过是隐形眼镜片掉在地毯上那么大的响动。两人的酒杯被击中，玻璃碎片和香槟酒四面飞溅。

“趴下！”

子弹射入阳台上支撑遮阳篷的钢柱，那笔直的柱子像被砸碎的膝盖一下子弯曲了好几度。“趴下，齐奥，快趴下！”

查理和老头儿趴在了地上。小型莱恩克斯直升机歪着机身，猛然降底高度，很快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我的天那，查理！”

查理把齐奥从洒满香槟的地上扶了起来。这儿空气稀薄，让人喘不过气来。客人已经陆续到达。楼下两辆警车鸣着警笛。恐惧又回来了。他将老头儿的衣服弄干，送他到客人那儿去。

好险的一幕，差点儿酿成悲剧，不过喜剧马上又开始了。两个男人站在一起，紧紧握住对方的手，使劲儿搔着，捶彼此的肩膀。他们拥抱，亲吻，倾诉叔侄之情。

查理瞧瞧自己，打扮得像个海豹，在为一点儿发臭的小鱼表演。这些无知之辈能看穿他吗？天才吗？只不过又是一个浑噩无知的笨蛋，他曾骗得大家都相信运气全靠技巧。一只身穿价值上千美元礼服的海豹，拍打着双鳍，在那些摆阔的假阔佬面前玩着“上帝保佑美国”的游戏。

查理第一次在接触别人时就有这种几乎要呕吐的感觉。他羞耻得浑身哆嗦，呼吸困难。他隐约闻到做表演的海豹的气味。但他得迎合这些杀人犯，这些敲诈分子，这些骗子，这些社会的叛逆，这些……这些亲戚。

他又一次听到警笛的呜咽和嚎叫。有时候，纽约也是这样。他努力装出一副笑脸，教人加强楼下的防卫。现在已经显而易见的事情，不是吗？上午，是他自己的亲叔叔给他捎信儿。是给他的！皮诺的死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下午，又有人给他的叔叔捎信儿。是谁干的，无关紧要。他的手在颤抖。

有时候，警笛在纽约城里一直都不会停。

远处，新泽西的上空，一堆铅灰色的雷雨云团越来越近，天色越来越暗。查理不寒而栗，忍不住打了个哆嗦。乌云似乎向西方向迅速移动，就像他刚才差点儿送了命那么突然，乌云也很快会遮住太阳。

第二章

这不是豪华轿车，而是纽约街头上的一辆破旧的切克尔普通出租车，是本妮·理查兹在拉瓜迪亚机场的跑道的尽头叫来的，这儿的航班一般都来自波士顿。

尼基·雷福赖特和本妮是年初在上学时认识的，并成了恋人，但彼此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不过他们打算现在公开这段恋情。他们得在拉瓜迪亚机场和里奇兰大厦之间的找个地方换上正式服装。

尼基身高不到六英尺，但对于一个欧亚混血儿来说，他算是高的。本妮和他差不多高。她的个头是从父亲查理和她身材修长、风度高雅的母亲米西那儿继承来的。在她家里，还有一位比她更高的姐姐温菲尔德，她的身高超过六英尺，真是令人惊叹！

“司机，”尼基用带着法国口音叫道，“请你将后视镜拨一下，我们需要点儿隐私。”他是在英国念书的，所以口音有些混杂。

“好的，没问题。”司机嘟哝了一声回应道。

尼基脱掉衣服，只剩一条三角裤，他手忙脚乱地脱下网球袜，换上漆革轻便鞋和与此般配的暗灰色礼服袜。这么近的距离，也许还有其他因素，本妮发现她很难把视线从他身上移开。在她眼里，他是个十足的法国男子。

本妮今年刚满十八岁，还没见过多少法国男子，但她见过尼基的母亲尼科尔，她和尼基一样，也有着象牙一样洁白的皮肤和宽宽的肩膀，双臂和手指修长，腰

细,小腿匀称而长。

从尼基黧黑的肤色和一双黑眼睛可以看出,他的父亲显然是个亚洲人,但他们从未提起过他,哪怕是间接地称呼。尼基很可能是私生子。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父亲肯定富有得令人难以置信。

本妮脱掉她的田径服,慢慢地躺在破烂的皮革座椅上,出租车的后座紧得恰到好处,使她的每个动作都能刺激人的性欲。她抚摸着乳房对尼基说:“我们做爱,好吗?”

为了刺激他的欲望,她迅速张开双腿,摆出形体姿势,她的身上只剩下一条脱衣舞女用的粉红色三角裤。

“别这样。”尼基低声说道。他仍在笨拙地穿着裤子。

一种昂贵的香皂味儿从他全身散发出。本妮知道,打从昨晚和今天早晨她就闻到了这种性的气味。能将这种婚姻的气味带到婚礼招待会上,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窗外,一辆警车闪着警灯呼啸而过。她朝窗外看了一眼,长岛高速公路上,拥挤的车辆像一条长龙向曼哈顿方向飞速行使。车忽然减速,使本妮与窗外的货车司机打了个照面。货车的车身高,出租车里的西洋景他尽收眼底。他为自己捡了个便宜高声欢叫,馋得直舔嘴唇。

本妮歪过身去,将尼基的裤子扒到膝盖,想把他三角裤也拉了下来。

“看在基督的分上,来。”

“给那个司机看看,他们都是同性恋者。”

尼基咧嘴笑了笑,又将裤子拉了起来。“你能不能斯文点儿?”尼基恳求道,“我们这样不可能通过市中心的隧道的。”

“会被允许的,”司机接过话茬,“我会告诉他们你们是信奉裸体主义的。”

“他是我的未婚夫。”本妮急忙解释地说。

司机坚定地摇摇头。“我还是觉得说你们是裸体主义者为好。”

法林顿·安迪·雷德在里奇兰证券公司任副总裁,他以公司的名义租了一辆戴姆勒豪华车。安迪既不姓里奇也不姓理查兹,但他显然应该参加婚礼,最起码他得护送他老板的妻子米西和他的大女儿温菲尔德。

他坐在活动座椅上,面对着她们亲切地笑着。他几乎什么都谈,从真正的同志情谊,高智商遗传基因,一直到牙齿的保护。他的笑容似乎在说:我们是一家人,我们甚至可能看的是一个牙科大夫。

“你们看上去,”他对米西说。“像一对新生姊妹。”

这句言过其实的奉承在她们中开始没有任何反应,过了一会儿,温菲尔德露出洁白的牙齿报以一笑,生硬地说了一句:“我是姐姐。”

无论哪一行都有其真实和虚伪的一面,但是没有哪一行能像投资业、商业银行业和风险资本业务这样表现得那样淋漓尽致,而里奇兰证券公司作为里奇兰控

股公司的一部分正是从事这些业务。像安迪·雷德这样有着无可挑剔的社会关系的人，总能在金融行业谋得好位置。虽说即使有再好的股市行情，安迪也不知道卖空可兑换债券——这一点他永远学不会——但他也有自己的特长。在个社交圈里社会地位都差不多，人们彼此间相处还算容易，但与像查理·理查兹这样的精明的陌生人打交道却不是那么容易；尽管他长着一副英国新教徒后裔的脸，但谁也不会忘记他与全美主要的一个有组织的犯罪集团有牵连。

因此，对查理来说，使用类似安迪这样四肢发达的人作掩护再好不过了。虽说当他得知安迪也与米西的关系比较暧昧，西西里人天生嫉妒的火焰在他的血液中燃烧，但在全家，除了温菲尔德外，最有自我控制能力的就属于他了。

自从和米西分手后，他是今年才认识佳尼特的。但是如果认识她那会儿他不是一个人过日子，他也会因渴慕她而死的。

要付出很大代价才能永远摆脱米西。她在波士顿的律师没有提及过列支敦士登的神秘的企业所有权的转让，也没有提过离婚。米西只要求付给她一笔天文数字的赡养费。根据纽约州的法律，今后无责任离婚的道路大都是靠这种分手铺平的，但列支敦士顿的事情还没有眉目。查理所要求的是让人陪着米西，不让她过问列支敦士登事件。就凭这一点，安迪·雷德拿现在的薪水也是当之无愧的。

他吸毒多年，是个可卡因瘾君子，这也是他为什么广受欢迎的原因之一。他也使米西染上了一种毒品，这种毒品不仅让人感到无限的快感，而且能使人颠倒是非，好坏不分。

毒品将他们紧紧地拴在了一起。车穿过十四街的时候，安迪冲着她一个劲儿笑。戴姆勒牌轿车在横穿格林威治村向南边的百老汇驶去。这时，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乌云从西方压了过来。

“天公不作美，”温菲尔德哼了一句。

她刚从哈佛法学院毕业，正在等待律师资格考试结果。这段时间，这位身材修长、年轻标致的女人，被一家主张女权主义的律师事务所录用。她十分清楚她母亲与安迪·雷德之间的暧昧关系，但从不干涉。

温菲尔德是个循规蹈矩的女孩。在她眼里，她母亲和妹妹本妮都过分依恋和男人的关系。本妮才十八岁，值得原谅；她母亲已经四十五岁了，只能算一个精神濒于崩溃的女人。

尽管车里两位女人都用了香水，但满车尽是安迪刮脸用的润肤液散发的味道，是一股干草和香子兰腐烂后的恶臭味儿。温菲尔德上下打量了她母亲和安迪，看看他们的服饰打扮是否有修整的必要，但是，她想，这二位是属于那种一旦穿戴打扮后总能使头发保持一丝不乱的那类人。她认为，这很可能是一种种族特征，本妮也有这种特征，可她没有。她觉得自己更像那种不修边幅、不拘小节的地中海人，她心里想道。

快到曼哈顿岛的尽头，车在离炮台公园不远的地方停住，然后向右急转弯上了通往里奇兰大厦的赛达街。甚至还隔着一个街区的距离，温菲尔德就看到了前

面大街上停满了豪华轿车。

“前面发生什么事啦？”米西同她那带着新英格兰口音问道，新英格兰口音是辅音很脆，元音几乎是地道的英国味儿。

“他们好像在盘问来往车辆。”温菲尔德说。

“上帝啊！他们把一个婚礼变成了黑手党人的舞台了。这些人的脑筋，恐怕连烧烤这样简单的事都做不好。”

安迪傻笑了一声。温菲尔德看得出，他和米西间还有着第三根线相互牵扯着。他们既是情人，也是可卡因瘾君子，但这些还不够。他们都很讨厌这个西西里家族，甚至可以说对它是恨之人骨，这一点从她母亲藐视一切的眼神中可以得出。虽说这样，她母亲长得很美，气质不凡。她的长相有些像凯瑟琳·赫本，瓜子脸，颧骨和下巴明显。

温菲尔德打开身边的车窗，想驱除安迪身上散发出来的刮脸润肤液臭味儿。“妈妈，”她低声说道，“您似乎忘了我有一半血统是意大利的。”

“我说的不是你。”米西微微笑了笑，但不太友好，“你是百分之百的意大利血统。”

安迪的笑容更加真诚。这一套他早就掌握了。“我的确喜欢那些个意大利冰淇淋。不但好吃，而且也不会让人发胖。”

米西漂亮的嘴角动了两下，话到了嘴边却又没说出来。过了一会儿，她突然大发雷霆：“离我女儿远点儿，安迪。听到没有？”

远处，几个身穿领班制服的大个子拦住每辆过往的车，盘问车里的乘客以后才放行。在米西看来，这是典型的黑手党分子在耍威风，但温菲尔德心中更明白其中的原委。

她能感觉到，就好像是有人告诉她一样，这里出事了。里奇家族聚会时，很少这么兴师动众。如果他们真要聚会，也通常在斯蒂菲姑妈在长岛海峡那儿的海边别墅里举行。那儿即使发生意外也容易控制。

这儿的确出事了。她浑身每个毛孔都能感受到。无非是一起仇杀，使她的伊塔洛叔公对父亲的严密监视放松了。

可怜的父亲。伊塔洛说是把他看作合伙人，让他主管家族企业集团中最大的、赢利最多的那些合法公司。可是，查理一贯是个遵纪守法的人，就连平常违章停车的事都没有做过。他不是里奇家族中指挥“作战部队”的人。

她能深深地感到自己的血液里流着西西里人的遗传基因，但她明白，自己的父亲——尽管算个纯粹的意大利人——但这种基因却逐渐越来越少。几十年来，他观察、谈话、工作和思考，就像东海岸主教统辖下的美国新教圣公会教徒，这些已经使他彻底脱离了祖辈们的生活环境。她能强烈地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他摆脱了所属种族的传统特征，却又没有在另一个国土上扎根。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女人却在她父亲身上扎了根。她的那个民族是某个种族灭绝运动的屠杀对象。温菲尔德清楚地记得，佳尼特是半个霍皮族人。

可怜的爸爸。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他仍在伊塔洛封给他的绰号下受苦难的煎熬。“教授”这个称号可不是奉承，也不是代表他博学多才或天资过人。伊塔洛恐怕想说查理像个古板、没精打彩又难以相处的仆员。一个世纪前，里奇家族是西西里的王公贵族，查理的这个绰号是这个家族一百多年来的产物。当然，他们没有做过皇亲国戚，但伊塔洛自己表现得像一个放弃封号的皇室中人。在这种贵族家庭里，“教授”就是教女孩子们练钢琴的流动家教，或骑着悲伤的骡子，教男孩子们学习字母表的被免去圣职的牧师。他当然不可能是掌握“作战部队”指挥权的重要角色。

现在发生的事使这支“部队”出现在公众面前。她差点儿将心中的想法说了出来，但她没忘记，她母亲和她的宝贝情人没有必要知道这一切。实际上，如果他们两位可以算作敌人的话，那么让他们对此一无所知更显得有必要。

温菲尔德直盯着地看着前方，心中乱成一团。突然，她看到远处的天边有一道闪电弧光几乎击中里奇兰大厦塔楼的铜顶，接着一声巨响，华尔街一带雷声发出阵阵轰鸣，她闻到一股铜的焦糊味儿。

大雨倾盆而下，雨点落在车顶上，像敲响的拨浪鼓。纽约城一下子好像变得凉快起来。刚才还是满街的警车和消防车，一场大雨似乎使得这场一触即发的骚乱变得悄然无息。温菲尔德面对赤裸裸的权力之争感到畏惧，她关上车窗，坐了回去，闭上眼睛，调整自己的心绪。唉！可怜的爸爸。

第三章

“让这个世界见鬼去吧。”温切·里奇说。

他的劳斯莱斯轿车在赛达大街上慢慢向前行驶着，前面一辆豪华轿车在雨中被拦住盘问。尽管今天是他的侄女出嫁，但他一直反对这么劳师动众。可是他的堂兄查理总能用金发碧眼的魅力骗取齐奥·伊塔洛的信赖。

“我要向全世界呐喊，我们也和其他的人一样，温切。”

“让这个世界见鬼去吧，”温切回答道，“我可不需要到处搜查传单的警察，到处摄像的联邦调查局特工，还有那些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来滥杀无辜的暴徒。我喜欢过一种自由自在的私人生活，你也一样，查理。”

温切比查理矮一英寸，但是是另一种西西里人的长相：橄榄色的皮肤，黑色的头发，乌黑的眼睛，颧骨微微带有阿拉伯人特有的红色，像横着的尖刀。一双深邃的大眼睛从正面看让人感到不寒而栗。

他有一个探戈舞蹈家一样的身材，躯干修长而精瘦，走起路来故意作出一副舞蹈演员的姿态。总之，他的风采来自他的混血血统。他稠密的黑色鬃发总保持

在一英寸的长度，他差不多每天理一次发。

在多米尼克大街上的圣真纳罗教堂的后屋，他们一直对要不要举行公开婚礼展开过激烈的争论。温切记得，打从孩提的时候，查理就满脑子传统的东西。很好，这是策略。但是查理已经超越了他的目标，温切感到他现在的做法整个儿与九十年代在相径庭格格不入，在查理眼里，好像所有的商人，不管是不是享有特权，都应该做到合法经商。

如果这几十年给世人带来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好人得不到好报，惟一要做的就是当胜利者，温切暗暗想着。但是查理却偏要和正处在顶峰时期的这个国际黑社会组织唱对台戏，而他的那个混血儿女人在他耳边鼓吹生态学。

这时，罗尔斯车在倾盆大雨中向西缓缓移动，他已经看到了陆续到达的豪华轿车，客人们撑着雨伞纷纷走下车。温切做了个鬼脸，好像刚吻了一个满嘴烟气熏天的女人。

他的第一个妻子是一个老烟枪，但这不是她被逐出家门的原因。他的第二个妻子勒诺学得乖巧些了，她从不抽烟。此刻，她正坐在他身边，身穿时髦的花园宴会礼服，头戴一顶像车轮一样的帽子。

换一个女人上床，温切觉得这有利于他的健康，女人无论怎么难缠他都能对付，就是抽烟不成。温切很爱干净，对身上穿的，嘴里吃的，非常挑剔。他跟猫一样，对自己不喜欢的口味会断然抛弃。

温切暗自笑了笑。勒诺看了他一眼。“查理特别害怕世人对我们的看法，”温切对她说，“对他来说，这很重要。”他抿着嘴笑了一声，“不过今天上午已经有人教训了他一顿。”他苦笑了一下，“可怜的皮诺是为了我才送了命。”

勒诺长得小巧精干，深褐色的头发，微黑的皮肤，苍白而脆弱的脸上闪烁着一双乌黑的大眼睛。她比温切整整小二十岁。她挑选了一身淡褐色的刺绣服装，一顶质地柔软的宽边帽和一双高跟浅口轻便鞋。

“我对查理说过‘让这个世界见鬼去吧’。”温切发出了一声奸笑。“我可不要世界了解我们。要它惧怕我们。对，应该说是害怕和尊敬兼而有之。”

“嘿，温切，这两个词对你来说是一个意思。”

他斜视了她一眼。“说话注意点，勒诺。这是节日场合。”

“你是说有个意大利女孩要结婚吗？”勒诺装作一副天真的样子问道，“这等于判了她死刑：每天做一日三餐，还要照顾一打孩子。她能幸福吗？又是一个爱情的奴隶。”

“你对孩子知道多少？”温切的声音低得让她打了个寒战。

她知道和温切结婚一直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夙愿。他很有魄力，在家族中又身居要职。但她那几个蒙特托经营钱弗隆家族控股公司的哥哥曾告诫过她，温切亲手杀死了他的结发妻子，就是因为她不能生育。现在，虽然经过一年的夫妻生活，勒诺的月经每月还是来得那么准时。

温切有一套对付她的办法，他几乎每天夜里都让勒诺想起他前妻的下场。他